

新刻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門人原田定賴校

史論類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亦論之通稱

實服也

賈音占

已辭也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卬禪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

纂繼也

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卜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寶

謝次也序也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又質異時。興建不同。故古之有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世及。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

于寶

碩大也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

畢畫也。圖畢細貌

支又拒也

幾微兆見也

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從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相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一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一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問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舊。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謔。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

崇高也。草。當也。

關鳥割切

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閔伯實沈之祲。歲構師尹。無其瞻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骨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

撓亂也

濁居竭切

素習也

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一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甦靜也。哭天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問邪僻。銷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舉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其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

擾安也

尸也
生養也浚取也

篤厚也

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一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甦靜也。哭天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問邪僻。銷於胃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奮臂大呼。舉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其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源。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卽有邠家室。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

邠音胎

橐音託

率循也

慰安也止居也
猶靜也又猶繼也

載始也

率進也遂也懷思
也來也

御治也

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居之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貽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維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卑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

著明也容盛也

極度也

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綿纏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上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京同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

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日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且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而相訐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愚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

嘔笑也
詭未解及耻也又
大候切

絕女金坊
五屋胥里坊

無讓賢之舉子真者崇讓而貴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維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如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間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寶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難以中庸

核考也

也問也
也間也
也猶生也又年也

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石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
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况我惠帝以蕩蕩
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
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
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
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止淮南之壯
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
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
西南乃得用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
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
及身豈上帝監我而貳其心將用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曄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
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焉后止位宮闈同體大
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
序于王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
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
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詖不行
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禦及周室東
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
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下作亂豕嗣邁也爰逮戰國風憲

淳大也
哀思也
儼言恣同過也
章別也

弛廢也防備也

釐乃之切理也

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
 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國爵列
 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祗席
 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
 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
 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六官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
 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官人采女二等並無爵秩
 歲時賞賜克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
 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
 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官教頗脩登建嬪后必
 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

濫殺測切穢也

罕名爾切又音昇

狂音岸

屈同居

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
 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
 合遂忘濫蠹自古雖主幼時難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求忠
 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
 權重於昭王家高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
 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縷縲紲於囹圄之下湮滅連踵
 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終於陵夷大運淪下神寶
 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
 異而同屈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
 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尊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係之此紀

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范曄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
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
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
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
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
醢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幸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
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

鬻繒也

侔齊也

迨至也

鑒視也矯直也

朝請春日朝秋曰

請格取也

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
之志雖冠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
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
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
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
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
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
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
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
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

係繫也

宮。雲臺。此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爾。

宦者傳論

范曄

寺音侍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闔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

養便也

繆武彪切又音穆庸功也

醉惡也才音潤仍乃也又因也如乘切

調選也

愆徒對及惡也

殷衆也

談北宮伯子，頗見親侍。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愆。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

巷之職。閨。婦。房。閨。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頌。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其。才。分。虎。南。面。臣。民。者。益。以。十。數。府。署。第。館。棋。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媼。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克。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

首子余及暴也

物音双嬌音搗

緹音啼

蠹亦敗也

毒病也

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惟。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置。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於。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被加也

威親也置讎也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樵。

槩猶操也

經堅勁貌
蛻音稅

補慈夜反

慕取也

貢彼義切

逢步江反

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經經有類。沾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貴和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紛披言多也

連迫也

無極也

甫始也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官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無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一班長於情。

祖法也
流變也

極盡也

載年也

委積也
適猶美也

宣明也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
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
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
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雖
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適麗之辭無
聞焉耳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社論心商推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
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
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並直舉胃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
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非論
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敷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子叔度名動

資猶後也駁舌揚
字

沿循也

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
 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一塗者
 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
 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州郡正以才品入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
 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
 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
 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
 司存既而愚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矣有易親之色孝

戰古學功明也
 奧鳥到及深也絕
 遠也

運用也

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
 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
 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痍
 構於牀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
 膺素纁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
 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情憚宗戚欲使幼主
 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民
 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
 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第側里功簣也

膺祖乃及兩音亮

憚丁達切

勦子小反

忘厭也

史述贊類

寔實也

粵于厥功始也

述高紀第一

班固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是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粵蹈秦郊。嬰來替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棄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帝。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閭閻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光允不陽。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

閨音杆又胡旦切

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縮自同閨。鎮我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吳克忠信。胤嗣乃長。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曄

甄表也成也
蘇沒切又祥歲切又徐醉切振整也
於音烏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飈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擘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我隆漢。

論類

過秦論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

衡音橫

縮徒帝切結也

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
 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
 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
 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
 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具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
 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

最才勾切又祖外切
 翟亭的反佗音陀
 兒五兮切
 廖音留

北博墨切奔也
 檀音魯

享食也

振舉也

敲苦交切打浦木切

係音計

鍤音的箭足也與
 鏑同又都美切鋒也

誰何問之也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
 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
 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鍤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
 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
 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昨古文氓人也

躡音疊

俛音免

揭巨列切

贏音盈擔也

輶音憂於巨中切

銜息鹽切

鍛所介反抗敵也

謫丈厄切

契下結切匪也

招音翹舉也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

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異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

於音烏戲音呼

特蕭忽以佛扶勿切

者有悖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于直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

謂方未反

論音逾。德音以。文况于切。

拂與躬同

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懼。居具切。敬貌。薦。席也。

畢音必。盡也。

惟思也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圍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政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生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道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虻蝓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國言云坊圖莫衡切

音訓

新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九

嬖音暮嬖音母倭
於為及偃古回反

輒與擊同足設切
擊也

索求也

觀五雜反
囉音關

僕雖囂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詰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逢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塗之務也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啾緩

匣力紀反鄙也

太上天子也

賦音武賦音美

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豈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二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心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砭凡人

音

所

卷

三

快他沒切鑿與礦
同瓜並切

滄舒也
洪長也瀾波也

應浦言多也
應遂汪切又莫江
切白黑毛相雜也

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庸人
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
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美德深乎洋洋罔
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
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
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
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
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
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太雅夫
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
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
須臾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
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
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
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
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
廓乃欲圖大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
先生言切恐一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
不以為多齟齬立逃九罟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
唐氏不以意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
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
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甘棠之風
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

應浦言多也

固誣也又無也

音老

音秋音差
音域

音與切

新刊文選 卷之十一

抱音乎 鏘音耕 反
鏘七羊切

夙音余

惡音烏

蟬音浮 螭音由

腋音亦

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
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
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歸先
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
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
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
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
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
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
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
春秋刺焉。三代以下。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

哀音危 切

蠶音禮

管鮑隰密。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
霸。以尊天子。秦穆有上山。五穀。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
孫叔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剋滅彊吳。
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
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
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
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
攘也。今聖王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
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
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假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
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

音

新刊文選

卷之十一

十一

遲暇也

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
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
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
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
老老之逢辜憐緘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
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二王
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
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太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
長於酷虐狼犖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泣莫不肌栗懼伏吹
毛求疵並施整毒百姓怔忡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
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畜豺樹木者憂蠹蠹保

學持也

松周容切

張武濟曰南郡大
守也

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
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四海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
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
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
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
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
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
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
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
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端先生曰夫匈奴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驕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
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

齊遂也

扞胡爛反音夫
獲胡郭切音伊計
切

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未耜則弓
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兕獲刈則顛倒殪
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
驚邊杙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
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
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臬瞞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
奔走貢獻惟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
不樂飛鳥翁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首而詠至德鄙
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于是二客醉于仁義
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彪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

潘莫本切
歸於感切

編蒲典反音計
嘲音閑陳方果反
祖徒且切

偏與嶮同特起也

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
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
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亦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
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逢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劔遊說之士至此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
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
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

短丁音切

鑿音質醜五真海云
烏堯切磨莫可切
干求也

案音節稅之劣切

餽音速

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
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鎖
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于天位者乎是故駑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案稅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餽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
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
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
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
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漢宰相封侯天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
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出入嬰母知廢陵母
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
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
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逢於聽受見善
如不及用人如用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
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莫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
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
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
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

酈音歷

畧粗也編鳥老切
妊而鳩及又如蔭
反

厭於再切塞也

厭一覽功合也

觀音其觀音逾

受命則白蛇分西人關則五星聚故淮陰閭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此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

場音陽

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竝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蔡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

檢法也

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竟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時之過也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懼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

曹固

六代夏殷周秦漢

已良曰助句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無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一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胃懷逆謀消於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平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楚救

吻亡粉坊

藏匿簡反

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艾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

毗佐也

受所感切

託猶假也

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

音

新刊本選

二十一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執然也。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下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綬，殺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

猥也又頓也

西晉書也

新刻文選卷之十一

燼解胤反纂上臻反

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閣豎執衡朝
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
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
為灰燼宮室變為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絕愍漢
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
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
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
前申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上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
民宗室竄於閭閻不閉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凶無
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

五代夏殷周秦漢也

寬致也

兼軍武之作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
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
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帥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
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
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蘖者蔭根條
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
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
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
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
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

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曜

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栖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只漢不離公門。

操志也

賭丁古切

秤補崩切又皮兵切。罰古買切。

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

盱古案切。晚也。

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
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務。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
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
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
之枅。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
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上移博奕之力。用
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
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康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

麤通用

較音角明也

稟亦受也

導攝也

士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麤
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
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道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
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
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豈然思食。而曾子啣哀七日不
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剉理鬢
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
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
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
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

慎音名刷數滑切
僅劣也少也

湯世大旱七年

泊無為也

區鄔侯反

薰與董同

蟲山乙反
瘦於井反

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寒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

哇烏佳切
齶章與切同煮

粹音遂最在外反

亡失也

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醢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最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白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

賦古天切澹身身

驗音奢

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呖澹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稟而弗顧非貪

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

國所中反

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畧之說以游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下降時兩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

格量度之也文至也

暱尼質切親也

邲古洽切

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於邲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一霸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一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

閭音銀

讎音積

緒

新刻文選

卷之十

三十五

封厚也

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
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
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問其言。故曰。治
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
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
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
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
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
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是
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廷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

朝直喬反

算計也

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
人。眾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
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
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
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
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條戚
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
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
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

眼模白反

鑷音燭鑷方俱反

跋蒲未反躡行利反

綫畫計切又於賜切

杓市若切

受取也

灼明也

冒其貨賄。淫其聲色。眈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鑊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躑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闕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游

褰舉也汶音問

推直追反綫音語

切昏字也

拔初洽切

鑷音余鑷音煩

齋亦愛也音色

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紵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拔社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與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尚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幾

冒貪也

核胡華反

術音術 讖居衣切 協合也

謂思與切

許忍古切

龍音籠 奴六切

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疇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諸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許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不卑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逢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一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財賈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時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鏃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輜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泣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一奉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劭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業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

龜所愁反與搜古字通

鏃音殺 心遙切

擾馴也順也

輜音由 蒲蒲反

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業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

決子協切
詭變也

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二輪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

奄覆也
誠厚也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

識用也
誠心也
濟益也

德之容。親不聲。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自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麤備雖釀。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良之

獨音局。音音脊
厭壹豔反
遲暇也
慊苦竄反

幾近也

負恃也

數勉也

觸音逐臚音盧

臚胡減反

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益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敬馬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代，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繼羣議而咨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卽

寶猶堅也

沈音衡切

腕於遠切

兆始也

愈少也

荆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傑帶嬰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二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蹤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疆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符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

圖音三
田用也

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之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邁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機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

體猶分也

曠遠也。借音即又音積

周與叔古字通

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乎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饗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

相通也管方與切

愿娛萬切又魚怨切音願涼薄也

玩好也

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
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
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眾自營
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督獲又蓋二代所以直道四
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涼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德虐于
之典漏於未折侵弱之釁邁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
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且日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
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
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
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
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

國用也

競疆也

收用也又猶息也
頤猶發也又專頤也

阻恃也

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弊王
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
者豈非置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
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
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
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上崩之為痛
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之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
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頤
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關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
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其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
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
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
 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
 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
 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
 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
 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閭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
 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
 鄭豈若一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
 哉遂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

鉦音征鼙部迷切

遵法也

究與軌古字通

委死也

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之曩時之臣士
 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具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
 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
 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
 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
 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
 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
 代有以之興矣苟或哀陵自度自恃鬻官之吏以貨准才則
 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
 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

委死也

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
 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
 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
 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
 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
 之興殆可以一言蔽矣

蔽斷也

辨命論并序

劉峻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
 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
 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

致至也

闕烏葛切

截塞也

闕閉也

說女交切謹詔袁

切確阻格友

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承年終四十
 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
 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閱紛
 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鵠冠甕傭必以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說謹昨異端斯起蕭
 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
 曰大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度劉之志
 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湯乎大乎萬寶以之化
 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
 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

度劉殺也

覺徵二反
平音浮音以

沮喪也

鐵音殺

璣音桓璣音津

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鐵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推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獻。獻弟璉。並一時秀士也。璉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璉則志烈秋霜。心貞琨玉。必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列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負皂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玉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龍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嚙頰頰。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

恍忽廣反

龜音堪勝也

鑿古代切。修昌也。切又音修。爲許爲。

切韻下六切顯鳥
割切藏豆辨別也

龜類考切

睡息惟反顯填也

顯音未崩也瓊也

鵠千歲年之姝也聞言如響智民是故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一五而未識於十其蔽
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
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洙汭於後崇若謂驅貔虎奮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逢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
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
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崙礫石與琬琰俱焚嚴
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
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
明也而碎結練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

蓋皆合切
節呼豆切

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
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之流乎
及至開東閣列五門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
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
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
器曷鷺不接翼是使渾敦擣杙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屢堅
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
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
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
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灑洛傾五都居先
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

渾胡本切顯徒本
切轉音桃和音元
踵音種
獨音孟切不順理
也

厥杯晚切左帶戎
狄之服沸脣戎狄
之語

物音刃
相音骨

相音卦止也

浴合也

廷音定

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合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入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
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絀中庸在於
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
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
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縷斯則邪正由
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害夭輔德故宋公一言
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
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
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若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
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

助古文勲字
猶古猛切

獨楚孤切又側愚
切音初案音慮翁
音鶴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今以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千叟種德不逮勛
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
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
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
水紈觀窈眇之音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
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
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
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
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

不遇之文乎。

廣絕交論

劉峻

奚何也

圖音終細音因纏於云反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鳥螽踊。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霧叙。與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鷗。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逢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洞音骨。粵越也。捶支聲切。

鵬比也。所魚謹反。

祖將預切。又子豫切。與祖同。

握持也。纏於縛反。洞音鳥。圖。鬼切。

淪變也。

祖七余切。

戰音角。

挫朱靡切。又之瑞反。

喻音吸。罔懼也。懼也。

臆許惟切。

蓋聖人握金鏡。聞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庵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出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鈞重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挫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煙灼。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搯荊卿。

洪音沈自殺也

閉音汗

邀音腰求也

頤美錦切國將六

切頤音遏

適好也美也

可頤反國子朗

國音詔吹也

洪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閔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

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見躍風香鱗萃

分鴈鷺之稻梁雲玉管之餘歷術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

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

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顛頤蹶

頤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煥則寒谷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山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

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迺於雲閣攀

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

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人情憂入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

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

眞致也

湫子小反蓋胡朕

揣初委切量也

王梗土人木人也

劇音飄颯匹滅切

越音十

梓婢亦切

直將余切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秋隘列頸起於苔蓋
是以五員濯漑於宰詒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流四
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
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
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洲海卿雲繡轍河漢視若游塵
遇同上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纒微
剽撇雖共工之蒐慝驪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
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
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日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齋
故桓譚譬之於闕闔林間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

規規小貌

攜離也

梗病也

積古雅切

野音吐曉鳥半切

抵音紙

吻無粉反輪側肩

切辭蒲眠切

轉為歲切又音衛

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二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鑿言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養負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充故王丹成子。以櫛楚。朱穆呂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善則盱衡。抗腕遇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日。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鞞。坐客恒滿。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蓋。者摩肩

締結也

總音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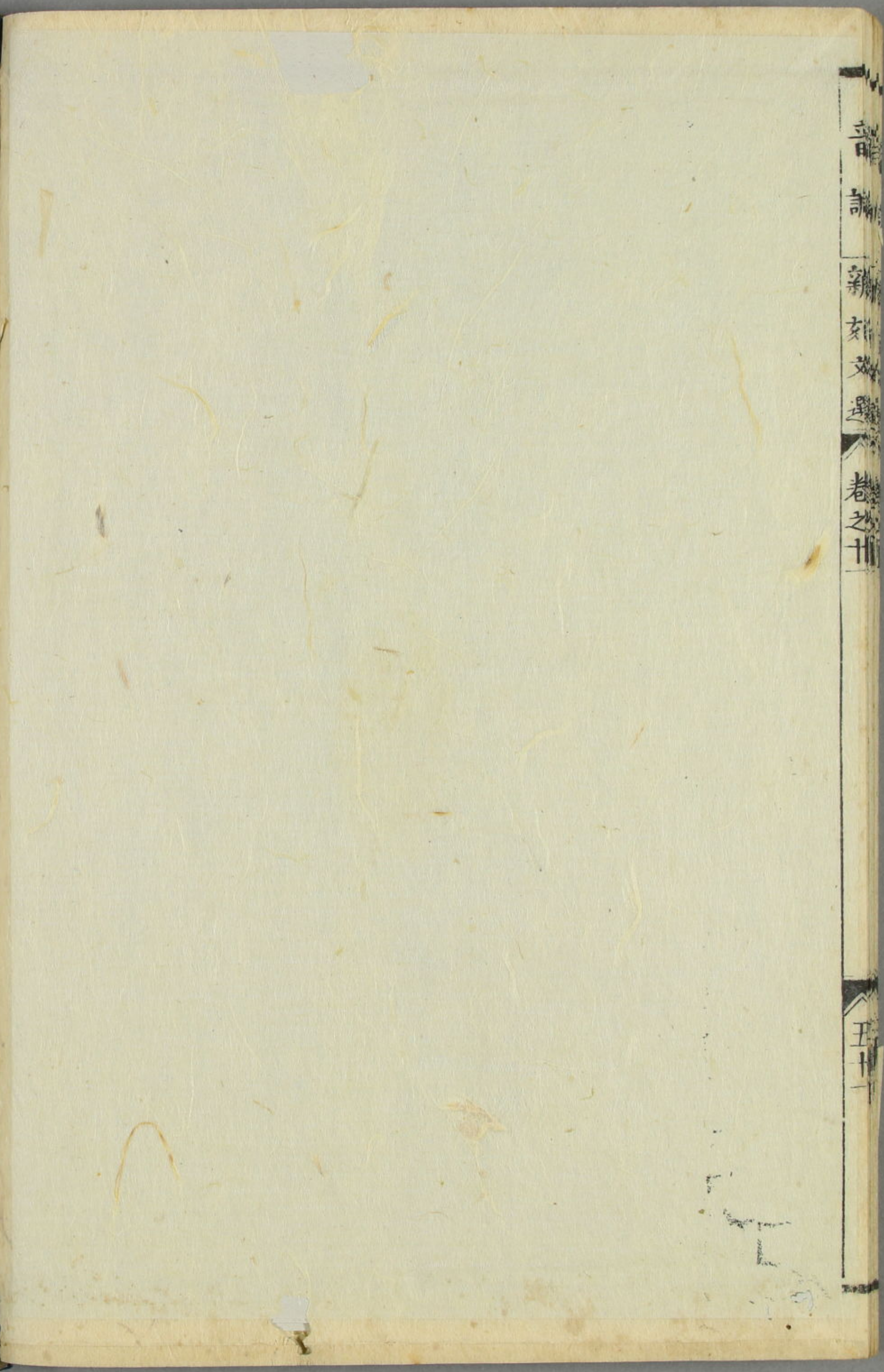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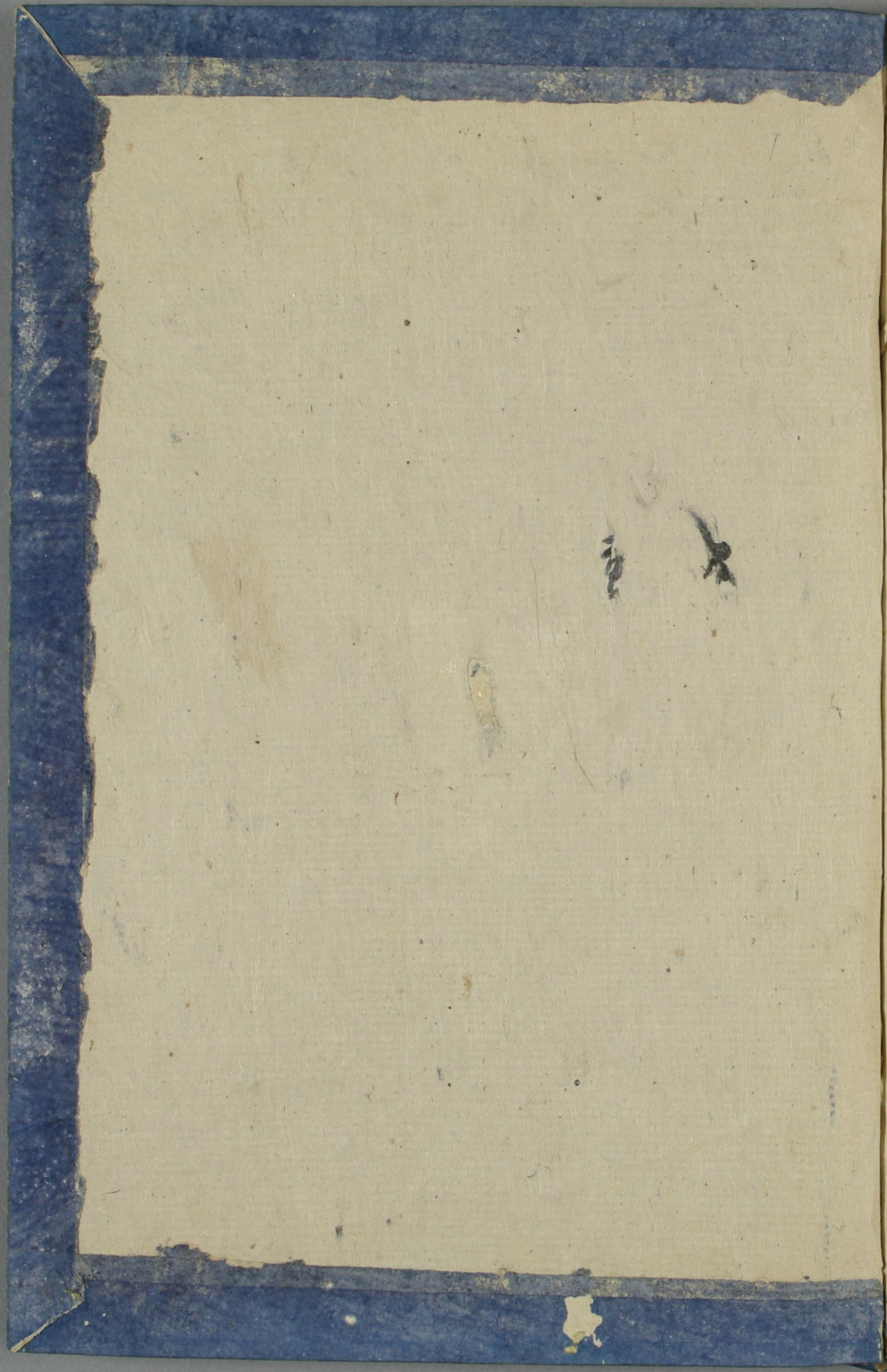
巖許直切

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空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嶺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寧慕邠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鷺。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傲傲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新刻文選正文卷之十一

門人

伊藤通久校



音
訓
新
刻
文
選
卷
之
十

五
十
一

